



西门大街忆旧

□ 王俊坤

高邮自北宋建城,城池不算太大,但最初是一座军城,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。城北到城南长五里,东西南北有城门。城墙四周长十二里三百一十六步。北门大街和南门大街均在城外。东门大街即是城内的府前街,西门大街从南石桥向西直到西城门。高邮城虽多次经历战乱,总体保存尚好。大运河原本是在西城门外,西门宝塔在西城墙内。1956年大运河拓宽,拆除西城门和城墙,大运河穿城北去。原来的西门大街被截断,部分街道入河,东边保存的部分街道,现称为西塔街。

高邮老话说,北门的人,南门的神,东门の鬼,西门の水。这是说,北门人口众多;南门庙宇多;东门外是刑场,杀的人多;西门外则是运河和高邮湖,一片汪洋,水天泽国。如此说来,西城门外的景色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南宋时,西城门曾被命名为建义门,修建了西城门楼称通泗楼。大约那个时候便有西门大街。从历史记载看,西门大街虽然有西市,并紧靠南市,名气似乎不那么响亮。到清代乾隆年间,知州许松洁重修城墙和门楼,将西城门楼命名为宁波楼。清道光年间,知州左仁重修城垣,将西门楼命名为小黄楼。1945年底新四军华野粟裕部攻打高邮时,动用两个纵队的兵力,共15个团,华野64团就负责攻打西城门。许多战士是乘船从水上来的。

元明时期,西门大街大约有300米长,最东端便是南石桥。街东边一侧便是前观巷。这里充满了神秘的故事和传说。南石桥古时曾称迎仙桥,相传东齐时道士郑道光父女在此炼丹,每天汲井水烧炼,历时五年,丹成。父女吃下仙丹立刻死去。第二天,古井中忽然飞出一只丹顶鹤,郑道光父女骑鹤飞升而去。此井即是“玉女井”。这是道教的故事,我以为蕴含着努力付出终有回报之意。此处还有佛教的故事。南石桥北有优钵罗庵,养有一只白鹿,因每日舔吸和尚大楞的尿槽,竟然诞下一个鹿女,长大成美人。因不堪世俗讥讽,投井而死,也乘鹤飞去。这个故事虽然凄凉,但

流露出人们内心的善良和对美好的期盼。西门大街的东端,文化味道浓郁,的确有点神秘莫测。

西门大街向西不远,即和南北方向的后街交汇。此地有一座尼姑庵,始建时间及历史演变不详。原先的庵门朝南,有庵房多间。“文革”期间被镇办工厂占为宿舍,拆去山门殿三间。上世纪70年代,庵房还归佛门。上世纪80年代,占用者迁出。经过修缮,旧尼姑庵焕然一新,供奉着观音等佛门大菩萨,更名为“极乐庵”。近年来,香火颇旺,佛事不断。又改称“极乐寺”。现为高邮佛教协会所在地。

西门大街真正的亮点是“王西楼”。据记载,南石桥边的西门大街曾经住过明朝著名的词曲家、画家王磐。据载,王磐,字西楼,是名副其实的“富二代”。他的父亲是个州县地方官。他自己并未取得功名,但爱读书、喜作画,还精通医学。在明朝那个年代,许多文人仍把入仕做官当作人生理想,王磐则不求仕进,在高邮城西僻地盖了一座三楹小楼,因他自号“西楼”,人们便称为“王西楼”。边上有西楼茶馆。此楼准确的位置是南石桥边,西门大街之首。由于年代久远,并未留下任何遗存。但“西楼”无疑是那时的文学高地,不仅是高邮的,至少是江淮区域的。王磐在这里常与名士谈咏其间,或饮酒赏花,或扫雪煮茶,或抚琴高卧,或泛舟水上,怡然自得。引得时人羡慕不已,“王西楼”声名显赫。大约有点类似于今日之网红之地。王磐是当时西门大街最耀眼的巨星。

王磐的故事流传颇多,却是一位有真本领的大家。他对南曲的研究在当时是一流的,其创作的一首《朝天子·咏喇叭》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。“喇叭,唢呐,曲儿小,腔儿大。官船来往乱如麻,全仗你抬声价。军听了军愁,民听了民怕……”这是精彩的描述和刻画,深刻且辛辣,具有很强的嘲讽性、艺术性。王磐的创作,当然是得益于他观察的细致和思考的深刻。他长期居于西门大街的“西楼”,向南不远便是南门外的孟城驿,运河中

官船来往穿梭,各种人物世相扑面而来,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生活源头。此外,他的绘画技艺高超,相传画月逼真,掉入水中便是有名的“露筋晓月”。当然,也有时人讥讽他,笑他吝啬,嫁女儿陪嫁不多。故有谚语:王西楼嫁女儿——画多银子少。

我以为“王西楼”是个有故事的人,具备名人效应。建议可以在南石桥附近或利用市河上的仿古建筑,恢复王西楼旧居和西楼茶馆,使之成为旅游新亮点,和南门大街、孟城驿等相互呼应。

西门大街中段,向南有西塔巷。此地居住的多为渔民,因为靠近运河和高邮湖,也离南门不远,有许多谋生的机会。西门大街的最西段现已在大运河中,1956年大运河拓宽,在老运河的东侧开挖了新运河。历史上这里叫做刘庄,靠近西门宝塔的地方叫铁牛湾。铁牛湾估计是和镇水相关的,但这里似乎并没有镇水的大铁牛。但也有传说,原来的西城门处有一大洞,手伸进去仿佛可以摸到牛鼻子。真相究竟如何,无考。

高邮西城门当然也是一个精彩之处。向南城墙内有镇国寺和西门宝塔。尽管镇国寺在清代已毁,但镇国寺塔保存尚好。当年是有土围子的。西城门外正对的是老运河,紧挨着的便是一望无边的高邮湖。元代诗人萨都刺《高邮城晓望》,我以为是西城门的生动写照,诗云:“城上高楼城下湖,城头画角晓呜呜。望中烟火明还灭,天际星河淡欲无。隔水人家暗杨柳,带霜凫雁起菰蒲。”这是相当精彩的画面,准确地写出西城门外的风景和特色。从西城门向北不太远,便是水上人家的集聚地——杨家坞子。那里也是一个风光独特之地。

西门大街似乎已经走远了,当年那些鲜活的人和建筑也已无影无踪。只剩下西塔街还残留着西门大街的微弱气息。孟城西市和南市也已被新的风景所替代。高大的南石桥牌坊已被秋风吹没,只有一轮夕阳照在中山路新建的仿古亭榭里。一群老者围坐在那里闲谈或晒太阳。

有人或许要问,西城门是在西门大街的西尽头吗?回答是。西城门准确的旧址在哪里?就在汇金大公馆对面的运河中。

杯果绿色的糖精水,又玩了一会儿。天色渐渐暗淡下来,我才猛然想起还没有与瑞平碰头,晚上住哪儿呢?此时,我有点惶恐了。怎么办?我只能继续向北走。我知道瑞平的亲戚家在北门外,但不知道具体门牌号。我必须注意南来北往的人,期望能够意外地遇见瑞平。

我走走停停,东张西望,走到人民旅社门前的时候,恰巧遇到我们大队五金厂的严姓采购员以及我的同班同学周立高,他们就住在这家旅社。他们让我就住在这儿。我喜出望外,心头的愁绪一扫而空。晚上,采购员老严带上我一起去五柳园饭店吃饭。饭后,我与立高又去人民剧场看了一场话剧。

10月2日上午,我去北门大街的万丰酱园店,买了二斤五香萝卜干。十点半钟左右,我和立高提前吃了午饭后,来到大淖河边,准备搭乘周山班轮返回。此时,瑞平挑着菜籽油赶到了码头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瑞平对我说,昨天他在中市口等了我很久,还在大街上找了好一会,没有找着我,急得一宿都没有睡好。我心里暗暗自责,一定是我去公园玩的时候,我们走散了。

轮船于十二点半钟准时启航。我们坐在轮船的舱顶上,一边享受着河面上吹来的风,一边观赏着两岸的秋日风景,在发动机“突突突……”的声音里,向着家的方向行进。

谒孔子墓

□ 张永锋

每读《论语》,想见孔子风采,就不时想起六年前暑假到曲阜谒孔子墓之事。

那天从孔庙出来时正值中午,步行走到孔林已下午一点多。天气炎热,好在多云,又不时有风,不致太难受。看到万古长春坊后,不一会儿就来到孔林入口至圣林坊,经至圣林门楼,过洙水桥,就看到孔子墓墓门。

走过墓门,就来到孔子墓甬道。甬道两旁古柏林立,立有四对石仪,从南往北依次为望柱、文豹、用端、翁仲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用端,据《宋书·符瑞志》载:“用端日行万八千里,又晓四夷之语,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,则奉书而至。”将用端置于孔子墓甬道,既有孔子德高盖世、贤可比君之意,又象征孔子周游列国、传播治国之道的行为像用端一样。走在甬道上,参天的古柏无言地诉说着孔林悠久的历史,而长长的甬道、两旁的石仪则显示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。未到孔子墓前,内心崇敬肃穆之感已油然而生。

过甬道后就来到享殿。享殿为单檐黄瓦歇山顶,是祭拜孔子时摆放礼器祭品和宣读祭文的地方。过了享殿,就进入孔子墓园,不远处就是孔子墓。孔子墓位于孔林中偏南地段,东面为其子孔鲤墓,南面为其孙孔伋墓,有携子抱孙之意,墓葬布局颇为讲究。《孔氏祖庭广记》云:“孔子冢去城一里,茔冢百亩,北广十步,东西三十步,高一丈二尺。”今孔子墓封土东西30米,南北28米,高5米,呈椭圆形。墓前有两座石碑,前碑高,后碑矮。前碑篆书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墓”,后碑篆书“宣圣墓”。墓碑前有石供案,石供案上有游人放的鲜花、葡萄、桃子等,石供案东西两边有砖砌花棂围墙,石供案前有石制香炉、拜台等,石制香炉旁边铁架上摆放着鲜花。墓前两边有两行古柏,一边四棵,愈显苍翠。

孔子墓青草丛生,游人众多,有跟团的,有三五成群的,学生最多,但都没有大声喧哗的,游人多而不乱。墓前有卖鲜花的,游人可以给孔子墓献鲜花。墓前有一工作人员,游人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用古礼祭拜孔子,

墓前不时有人祭拜。有一个小男孩,蹲着,拿纸笔认真地记着笔记,让我感触很深。孔子距今已有两千多年,离我们很遥远,可他的墓就在眼前,又好像离我们很近。这个小男孩应该是读过《论语》的,当他从书中了解了孔子,又来到孔子墓前参观,对孔子的认识会更加真切——这既是一种幸运,又是一种幸福。

孔子墓西侧是当年子贡庐墓处,有房屋三间,房前有一碑,题为“子贡庐墓处”。孔子去世后,众弟子为其守墓三年,三年期满,子贡哀思未尽,又为孔子守墓三年,可见子贡对孔子感情之深!子贡曾说:“他人之贤者,丘陵也,犹可逾也;仲尼,日月也,无得而逾焉。”孔子对子贡感情也很深。孔子晚年经历丧子之痛,得意弟子颜渊、子路等人也先后离世。有一天子贡去看望病重的孔子,孔子一看到子贡,就对子贡说:“赐,汝来何其晚也?”七天后孔子就去世了。进入孔子墓园,门内东侧有一棵相传为子贡所植的楷树,历经沧桑,遭遇两次雷火,今只剩一段木桩,但仍可以让我们遥想两千多年前孔子 and 子贡的师生情深。

孔鲤墓东南方,路的东边,从北往南依次是宋真宗驻蹕亭、康熙驻蹕亭、乾隆驻蹕亭。宋真宗驻蹕亭为纪念真宗拜孔子墓而建,亭建在三层石阶之上,为绿琉璃瓦歇山顶,南面设门,北面设墙,东、西两面设格窗,门、窗为红色,给人庄严肃穆之感,亭内立有“宋真宗驻蹕亭”碑。康熙驻蹕亭和乾隆驻蹕亭建造格局一样,跟宋真宗驻蹕亭大同小异,不同之处在于建在四层台阶之上,为黄琉璃瓦歇山顶。乾隆驻蹕亭内北墙悬挂一块御制诗木牌,上有诗云:“宫墙亲释奠,林墓此重来。地辟天开处,泗南洙北隈。春鸣仙乐鸟,冬绿石碑苔。教泽垂千古,泰山终未颓。”可见乾隆对孔子的尊崇。

孔子虽非帝王,但殊荣胜过很多帝王。明代戴璟有诗言:“千年礼乐归东鲁,万古衣冠拜素王。”无论帝王将相,还是士大夫百姓,来此祭拜者不可胜数。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”谒孔子墓,让我了却了心中夙愿,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。

牛首山之行

□ 王如祥

立秋已过,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。我并未被这高温所阻挡,怀揣着满心的期待,踏上了前往牛首山的旅程。

牛首山景区的大门朝北,前方是一条林荫大道,道路两旁的金黄油柏在阳光下闪耀着翠绿的光芒。远远望去,牛首山的主峰隐匿在薄雾之中,山顶轻烟袅袅。我从东入口进入景区,先乘坐景区大巴来到山顶附近,随后又乘坐电梯继续向山顶前行。

山顶上有两座宏伟的建筑,左边是佛教圣地佛顶宫,右边是雕梁画栋的佛塔。佛顶宫的外部有大穹顶、小穹顶和佛顶摩崖;内部共九层,地上三层、地下六层,分别由禅境大观和舍利大殿、舍利藏宫构成。这里并非单一的穹顶结构,而是天井式的直通空间,中心的佛涅槃卧像令人震撼,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瞻仰。佛教中的“涅槃”代表着不

生不灭的宁静境界,佛陀以生老病死的道理劝化着众生。穿过金色的菩提叶小径,便来到了供奉佛顶骨舍利的内室。抬头仰望,头顶石窟中的佛像色彩鲜艳、气息庄重,深深地吸引着我。佛顶宫中的佛,端坐在金碧辉煌之间,身着斑斓的袈裟,知晓人间疾苦,心怀大千世界,面容中透着悲悯,没有一丝私欲。这样的思想精神,想必上天也会赞誉,否则怎会有释迦牟尼的头骨化作舍利呢?那斑斓晶莹如明镜的舍利,正是其心无私欲的最好证明。环顾四周,斑斓的壁画下是一颗大爱无私的心。在壁画之后,悠长的回廊中佛像处处彰显着执着与坚定。沿着地宫漫步,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。想到这里,一股清凉之气从心底油然而生。

在这之后的路程中,我的内心如同檀香萦绕,清新宁静,再也感觉不到热浪的侵袭。

五十二年前的县城游

□ 赵旭东

1972年国庆节前夕,我与生产队里的小伙伴周瑞平相约,国庆节期间去高邮县城玩一趟。

10月1日一大早,我和瑞平就出发了。他挑着几十斤菜籽,我拎个小包,包里面有鸡蛋,还有牙膏牙刷毛巾。我们步行至新河口,登上了周山至高邮的轮船。轮船在张轩荡区的河道里七弯八拐地前行。荡区的河面开阔,河水碧澄碧澄的,河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。轮船在马奔庄(张轩公社所在地)站点上下客后,继续前行。过了三荡口,又航行了几十分钟,于十点钟到达终点站——高邮县城大淖河边。出了草巷口,我们二人说好:他沿着立新巷(今傅公桥路)向南,抄近路先去南门油厂,兑换菜籽油;我则沿着人民路(今东大街)、北门大街、中山路先去中市口,将小包里的二十只鸡蛋在菜场卖掉。我们约定在中市口会合。我到中市口后,在菜场外面的路边,很快将鸡蛋变现了一块两毛钱(城上的大妈我是孩子,杀价到六分钱一只,在乡下供销社可以卖到七分钱一只的)。在中市口,我等了一个多小时,没有等到瑞平。性急的我,就决定先去玩一会,

待会再来等他。

我从东方红路(今府前街)向东,一路走一路看。街道两侧的砖墙上,张贴着红黄绿相间的纸张,上面刷着“欢度国庆”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”之类的标语。除此之外,似乎感觉不到更多的节日气氛。走到新生造纸厂西侧的巷子,我转弯向北,进入人民公园。人民公园,也是高邮烈士陵园,我怀着敬畏之心瞻仰了苍松翠柏间的烈士墓、纪念馆、纪念碑等。回到中市口,我又等了一会,还在附近找了一圈,仍没有遇到瑞平。我心里有些焦急,但也无可奈何。在附近一个面馆吃了点东西,我往北向高邮电影院走去。花了一角钱,看了一场电影。然后,我去电影院对过的百货公司、五金公司、新华书店逛了一圈。在书店,我买了一本诗歌集《井冈山颂》。

太阳已经移至县城西南方向,并悄悄地滑落、下沉,高邮湖的上空晚霞满天。朗朗的天,此时还是明亮的。我来到人民剧场对面的那片空地上,这里很热闹,有捣康乐棋的,有出租小人书的,有卖青萝卜、紫萝卜、冷饮的。我在那儿喝了一